#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御製文　卷一至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周光裕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恭録

聖祖諭旨一道載入古今儲貳金鑑欽此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庚戌

諭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九卿等趙申喬陳奏皇太子為

國本應行册立朕自幼讀書凡事留意纖悉無遺況建

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係重大有未可輕立者昔立允

礽為皇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物

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實由
于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宋仁宗三十年未立
太子我
太祖皇帝並未預立太子
太宗皇帝亦未預立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沖尚保無事若
太子年長其左右羣小結黨營私鮮有能無事者人非
聖人誰能無過安得有克盡子道如武王者今衆皇子
學問見識不後于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

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且為君難為臣不易古來人君窮兵黷武者有之崇尚佛老者有之任用名法者有之朕御極五十餘年朝乾夕惕上念

祖宗遺緒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朝綱獨斷柔遠能邇體恤臣庶毫無私心當吳三桂叛亂時已失八省勢幾危矣朕灼知滿漢蒙古之心各加任用勵精圖治轉危為安是以數十年來海宇寧靖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

心為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即臣僚為國為民念茲在茲先憂後樂者實不易得太子之為國本朕豈不知立非其人關係匪輕朕將允礽從幼教訓迨後長成變為暴虐無所不為不知忠孝不識廉恥行事乖戾有不可言者推其故皆由瘋狂成疾迷惑所致此疾有二十餘載矣凡人醉後傷人醒時知悔伊似長醉不醒所為過惡身不自知伊之儀表及學問才技俱有可觀今一至于此非瘋狂而何自瘳而復立以來朕尤加意教訓

心血耗盡因伊狂疾終不痊愈故又行廢黜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大學云人莫知其子之惡蓋父之于子嚴不可寛亦不可識為難事如朕方能處置得宜耳爾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時猶可教訓及其長成一誘于黨類便各有所為不復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輕定特召集爾衆大臣明示朕意著申喬所奏摺著發還欽此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朕閲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内稱詹事為東宫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册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等語是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于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訓示故于按語内特為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訾議館臣為無奈迎合諭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

不再為明白宣諭夫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即禹之傳啓亦非于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不可枚舉遠而唐高祖立建成為太子至于兄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奏請預立國本紛紜擾亂大率皆為後來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小乘間伺釁釀為亂階如梃擊等案神宗名見太子泣為慰藉父子之間至于如此閱之真可寒心可知

建儲册立非國家之福名亂起釁多由于此即以我
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為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如
湯斌者為之輔導乃既立之後情性乖張即湯斌亦
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
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即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統
亦不過享國二年其長子弘晳縱欲敗度不克幹蠱

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戎大
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于兹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
皇考敬法
前徽雖不預立儲位而于宗祏大計實早為籌定雍正元
年即

親書朕名緘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又另書密封匣

常以隨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啓視傳位于朕之

御筆復取出内府緘盒密記核對脗合人心翕然此天下

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乃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為人端重醇良依

皇考之例曽書其名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額後乃稟

命不融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將其名撤出追謚為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衆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出秉質純粹深愜朕心惜不久亦即悼殤其時朕視皇五子于諸子中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于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旋逝設依書生之見規仿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内國儲凡三易尚復成何

事體是以前于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于匣
內常以自隨是年
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
壇襄事曾以所定皇子默禱于
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倘非
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為選擇毋悮我國家宗
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諧

盛京祗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于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貽鑒朕非不愛子也誠以宗社為重若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為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面降此旨即朕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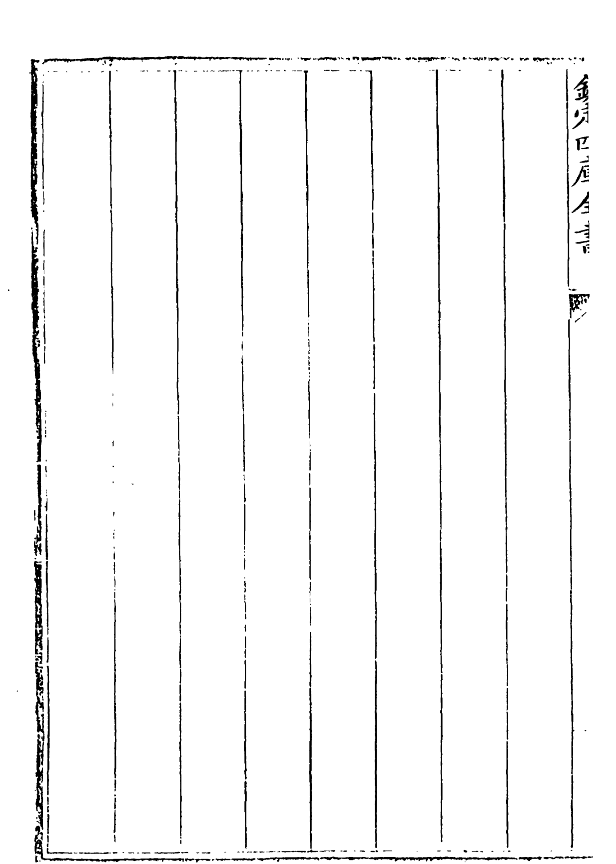
所默告

上帝

祖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于天下一切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寧于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為定計乎秋間朕于避暑山莊河岸御鎗打鵪鶉失足落水濕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即趨至問安即漢軍機大臣亦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行並未有因內廷禁地太監等敢于阻止

者設朕起居偶有違和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
由朕平日君臣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面承諭旨何
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紙之語為杞人之憂乎
摠之建儲一事即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
有明詔立儲而于
天
祖之前既先為齋心默告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覆
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現在詹事官屬雖沿舊

制而其實一無職掌祇以備員為翰林陞轉之資耳
因再明切宣諭我子孫其各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
無疆之休其在斯乎揔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為是
其有欲遵古禮為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于父
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時當思朕言耳並
諭館臣將此旨冠于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
意欽此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歷覽前代建儲諸弊及我朝

家法相承于立儲一事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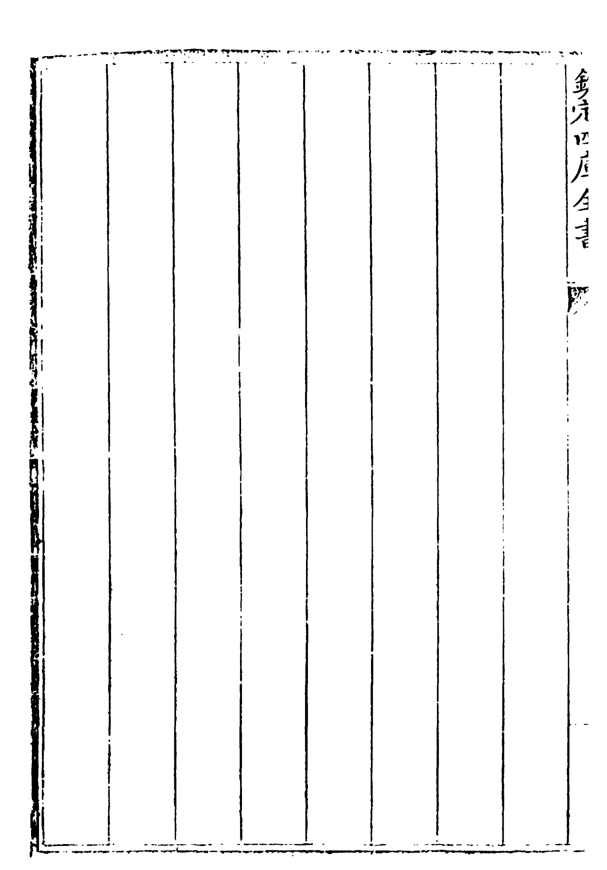
至史册所載因建立儲貳致釀事端者不可枚舉自

當勒成一書以貽殷鑒著諸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

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册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

者採輯成書陸續進呈即著皇孫等之師傅為謄録

書成名為古今儲貳金鑑欽此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恭閱康熙三十三年

聖祖實録禮部奏祭

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内

上諭尚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褥應設檻外沙穆哈即行

奏請

諭旨記于檔案經

聖祖降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一事禮臣安設拜褥

未協既經
聖祖面諭業已遵奉移設乃沙穆哈胸中即預存畏忌皇
太子之見奏請
諭旨記檔以為日後卸責地步我
皇祖洞燭其隱將伊革職
皇祖之仁慈大度皇太子維時年幼尚無縱恣事蹟禮臣
因關係儲位即心懷顧忌如此厥後日漸失德致遭
黜廢夫仁如

聖祖冊立儲貳猶致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

如

聖祖之慈愛明哲而為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之斷不可行也在書生拘墟之見必有竊議其非而後之人不思深慮遠仍踵前轍或啓事端彼時當益信朕言之早經灼見耳前經朕疊頒諭旨明切曉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

鑑垂示久遠因恭閲

皇祖實録禮臣安設拜褥請

旨記檔即此一節益可見朕所慮之不爽並令編入古今

儲貳金鑑卷首欽此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皇長孫綿德前因與革職禮部郎中秦雄褒往來餽遺書畫革去承襲定郡王嗣復加恩封為公爵綿德為皇長子定安親王嫡長子係朕長孫設如書生拘迂之見若明洪武時懿文太子既歿劉三吾建議謂皇孫世嫡禮宜承統洪武泥于法古遂立建文為皇太孫其後釀成永樂靖難之變禍亂相尋臣民荼毒皆劉三吾一言喪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鑒于歷代

建儲之失是以再三宣諭並令纂輯儲貳金鑑一書
為萬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
祖宗神器之重輕為付託豈我大清宗社萬年之福乎今
念綿德之子奕純新歲可以得子朕慶抱元孫五世
一堂實為古稀盛事自應特沛恩施以衍奕禩雲礽
之慶綿德著加恩晉封固山貝子嗣後宜益加謹飭
常存敬畏以期永承恩澤副朕諄切訓勉之至意此
旨並著入于儲貳金鑑欽此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上召見諸皇子大學士軍機大臣諭曰昨和珅福長安伊齡阿覆審內務府郎中海紹妄斷地畝釀成人命一案訊出海紹曾于上年十月具稿呈堂內務府大臣俱經閱畫而原參摺內未將曾經畫稿之處聲明實屬迴護請將內務府大臣交部嚴加議處朕以內務府大臣取巧迴護自應嚴議乃述旨時僅寫餘依議字樣竟未聲明叙入經朕硃筆添出蓋因六阿哥

兼管内務府欲為之隱諱耳方今綱紀肅清諸皇子皆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諸臣亦斷無有畏憚迎合者而因有皇子在内形迹之間猶不免稍存瞻顧此甚非也即朕有錯誤處不容大臣及御史等明言乎即如前代之建儲册立其流弊不可屈指數朕近閲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録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上諭内務府總管海喇孫等膳房人花喇額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頭伊等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

著將花喇德住雅頭處死額楚交與伊父英赫紫圈禁

家中一事其時理密親王尚在年幼

皇祖何等英明而膳房人花喇等即敢心存彼此依附覬

覦

皇祖洞燭先幾將花喇等正法以示懲創厥後羣小復從

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聖慮終至廢黜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及朕纘承洪業五十年
閒日理萬幾朝乾夕惕重熙累洽海宇昇平使理密
親王及弘皙父子繼踐尊位不數年間屢遭事故豈
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夫以我
皇祖之慈愛明哲猶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
如
皇祖之仁慈英斷而為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
生嫌隙鮮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

之斷不可行也又朕偶閲續通志載李林甫構陷太子瑛一事紀載未明因檢查通鑑輯覽稱明皇惑於武恵妃之譖欲廢太子瑛張九齡犯顔强諫武恵妃密使宫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若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卽以其語奏聞明皇為之動容九齡實賢臣若明皇能斷應立抵武恵妃之罪乃致九齡反罷斥李林甫專國阿附宫闈構陷太子卒與鄂光二王廢黜同日賜死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

皇一日而殺三子天下銜寃足見儲貳一建偏起百端弟兄旣多所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獻媚逢迎以陷於辜其强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閒慈孝兩虧而臣工亦必由此身罹刑憲平心而論其事果有益乎無益乎朕卽位之初卽默告

上天若蒙

穹蒼眷佑頤如

皇祖御極六十年之久不敢復有奢望其時朕年甫二十五歲並未計及六十年當至八十五歲至過五旬萬壽後始憶及此因暇日侍

聖母時面奏及此曾蒙

慈諭皇帝如此勤政愛民天下臣民亦必不肯聽皇帝歸政朕因默念若得

上天嘉佑

聖母壽踰百齡朕卽八十五歲亦何敢卽言歸政今旣始

顧不遂追憶斯言實深悲咽朕春秋七十有四距歸
政尚十一年自當仰體
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猶日孜孜不敢自暇逸倘蒙
嘉貺將來得歸政頤養親為授受豈非古今稀有之盛事
而朕之心亦可明於天下後世朕辦理天下一切大
小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即安置一物亦必
期其穩妥寧於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為詳慎定計
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效立儲之虛名俾衆人有所

窺伺致父子之間有責善則離之不祥爾此正朕維

持調護之殷衷

天地

祖宗寶鑒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為心則我大

清億萬年可永承

鴻貺於無疆也總之立儲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

尚有過之將來書生拘墟之見必有心生竊議且謂

今日諸臣有意迎合不知此等陽為國家根本之論

而陰實遂其鑽營結納之私即億萬年後朕之子孫有泥古制而慕虛名復為建立之事者亦所不禁但人心不古如江河日下之勢父子之間必有為小人搆成釁隙復啟事端彼時始信朕言之不爽然悔已晚矣此事前屢頒訓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兹恭閱

皇祖實録處治膳房人花喇等事用是再行明切申諭並著補載入古今儲貳金鑑欽此

御製讀韓愈對禹問 乙巳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既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與子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此亦不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為賢而與之失民心則為否而奪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或曰三代以下幸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深韓愈固言之詳矣茲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

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文闡義為辭其意正重乎此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慎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録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

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録焉

御製讀公羊 庚寅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既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祛諸孽覬覦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以賢乎且啟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

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啟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絶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

輕而以己妻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況天下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而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十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是言則公羊之説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御製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癸巳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韙既已論之詳矣茲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

令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光武之嬀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即彊毋不嘗為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因彊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御製書明列代玉冊事 壬寅

予於戊午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弆勝朝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未問及於有冊而無寶也茲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思其有冊無寶之故蓋其冊多用條玉四條湊成一板以繩穿之此即玉檢金繩之遺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

條則為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寳則固囫圇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寳改製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寳胥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其重器寳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歴覯諸史開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

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
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
是則予之弆徹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予慄
慄危懼之心為心而敬
天愛民以凜難諶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御製濮議辯 癸卯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能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為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為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為人後者世所嘗有皆得推恩

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為伯叔是以帝王為重而以父母為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强為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之議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為皇考追謚帝號入廟尚以竊一時之利禄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人者矣予以為為帝王者尚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為耶余因感司馬光歐陽修濮議

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
情之正因著濮議辯為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
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互為水火邪如張璁桂萼為黃緣
捷徑而總歸於戒為君者平時敬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慎哉

御製讀召誥　乙巳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諴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諴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

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

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遥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簒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諳鮮能知要也兹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

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御製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乙巳

予小子既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聖允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

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即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議而非有意於其間也夫
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有所旌別彰癉於其間也夫有所旌別彰癉於
其間則必有所進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旌別彰癉言之湯武即有
慙德則歷代開刱之君湯武且不若審如是
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弒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京祖之所祀者寥寥明洪武六年始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高祖唐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至二十四年又罷元世祖之祀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

幼齡即位百度畢舉爾時議禮之臣於議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我世祖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而我皇祖之諭亦因近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能仰遵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會典載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爾時廷臣不能仰體聖意詳細討論且疏奏在十一月大事前數日所議增祀夏商以來帝王一百四十三位并漢之桓靈皆入之實不倫矣予小子於昨歲閲大清

通禮始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

躬祀入所增

神主於廟昨歲因閱大清通禮見崇祀　歷代帝王位次有不愜於懷者如漢之閒入桓靈而於前後五代全未議及因敕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而於桓靈則徹出之以昭公論今歲仲春入　神主於廟躬禮致祭詳見禮成述事詩并序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

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

是狃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問矣若

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

左祖之意孰若我

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為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

予於歷代通鑑輯覽一書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餘年於南北朝及宋元遼金正統偏安 天命人心繫屬存亡之際大書特書必公必平如南宋自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宋統始絶故自丙子三月以前為宋帝㬎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於元順帝北還沙漠委棄中原則

自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正統乃歸之明為洪武元年至我朝　世祖定鼎京師在甲申五月維時明福王嵩監國南京故通鑑輯覽仍書明以别之直至乙酉五月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始書明亡折衷義例惟嚴惟謹一遵春秋之法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也

以為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

歷代帝王之祀果即非如配享

先師孔子漢無旌别彰癉于其間乎曰不然也

歷代帝王胥祀于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為法孰可以

為戒萬世之後入
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即不明示旌別彰
癉而已寓旌別彰癉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
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
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葢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祈
天永命所以綿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

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孫其尚凛難諶之戒乎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凡例

一是書裒輯自周代以迄元明凡册立儲貳義關鑒戒者備臚事實謹列按語於後

一採輯專據正史核實徵信謹遵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以定折衷

一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蹟雖多可採

但係諸侯世子非儲貳可比擬按語中畧叙概

不列入專條

一歴代偏據一隅僣竊尊號如十六國春秋十國

春秋所載與得統繼序者不同亦從闕畧

一正史内如宋之太弟明之太孫皆闕焖戒謹一

體附載

一遼金元三史内人名地名皆經奉

旨改譯謹遵照書寫仍於每卷人名地名初見處分注

原作某字以便披覽

史部十五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目録　史評類

卷一

周

平王

王子帶

漢

惠帝

卷二

惠帝
愍懷太子遹
宋
元凶劭 濬附
南齊
武帝
梁
昭明太子統

卷四

卷六

明

惠帝

仁宗

光宗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提要

臣等謹案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六卷乾隆四十八年

特命

諸皇子同軍機大臣及

上書房總師傅等取歷代册立太子事蹟有關

鑑誡者按代纂輯自周訖於前明得三十有三事又附見五事而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儲貳可比者間敘其槩於按語中而不入正條其他偏據竊位無關統緒之正並略而不論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孫尤足為萬世炯鑑則備論之紀事取之正史論斷

衷諸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及通鑑輯覽

御批卷首恭載節奉

諭旨如羣書之有綱要焉伏見我

國家萬年垂統

睿慮深長

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

皇上準今酌古備覽前代覆轍灼知建儲一事斷

不可行屢頒

宸諭深切著明伏讀

御製職官表聯句詩注於詹事府條下云自古書生拘迂之見動以建儲為國本其實皆自為日後身家之計無裨國是誠以立儲之後宵小乘間伺釁釀為亂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朕於此往復熟籌知之甚審我子孫當敬凜此訓奉為萬年法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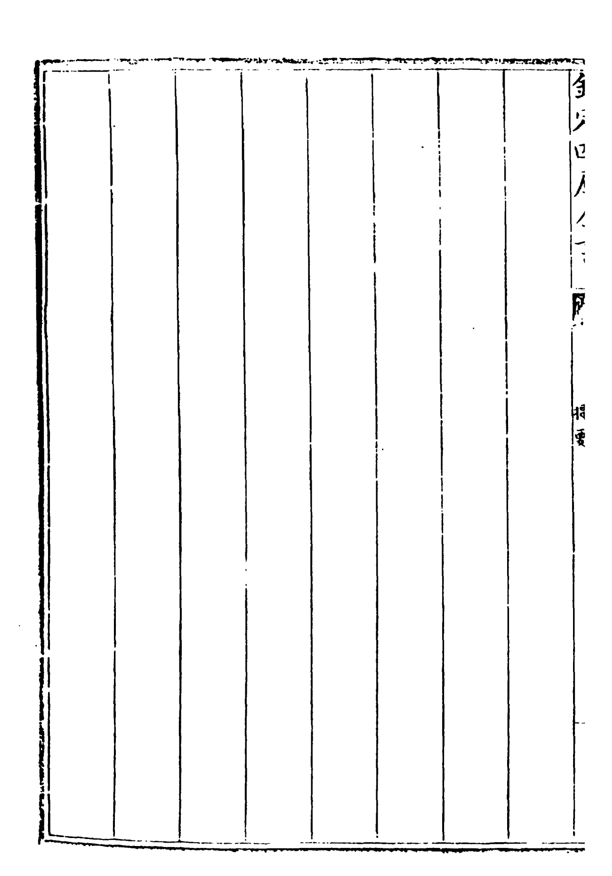
聖訓煌煌日星昭揭證以是編所載往蹟既曉然於前事之當懲益以知

聖朝貽謨宏遠實為綿福祚而基萬年之要道也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一

## 周

### 平王

周幽王元年立子宜臼為太子宜臼母申后姜氏三年納褒姒初宣王之時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逃於道收之以

奔於襃後襃姁有獄請入此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襃姒王愛納之生子伯服時號石父為卿用事姒與之比譖廢申后并黜太子王遂立襃姒為后而易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十一年王求故太子於申欲殺之申侯弗與召犬戎攻王殺王於驪山下掠襃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即申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元年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

臣等謹按建立儲貳三代以來踵行故事變故相

仍未有能力除其奸者周平王以冢嗣而遭讒廢外假强援入承宗緒漸致犬戎内逼周轍東遷論者謂褒姒箕服禍機先兆實嬖寵易儲有以致之而未足以盡致變之由也向使幽王無明立太子之事則褒姒何所庸其搆誣虢父何所施其傾軋申侯何所挾以為重犬戎何所藉以為資盤石苞桑未易動也幽王狃於儲貳之建即位初年早立元嗣及寵褒姒生伯服輒信讒廢黜欲求故太子

殺之不子其子孰甚焉平王貪天位而棄人倫假手仇讐甘心弒逆楊水一詩心跡顯然可謂不父其父矣設核平王之心以定平王之罪其不可膺神器明甚特平王之廢非其罪而幽王建立之初未能早見及此遂至身隕國危宗周不振則當日建儲之失也春秋時若晉申生楚商臣皆以列國世子身罹讒慝致召釁端其他兄弟傾奪嫡庶分爭者不可勝紀然則有國家者欲泯禍亂之萌於

建儲一事所宜深戒

聖訓煌煌可為萬世法矣

王子帶

王子帶惠王子母陳嬀太子鄭之弟也有寵於后王以后故將廢鄭而立之齊侯帥諸侯會太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惠王崩太子惡其難懼不得立因使告於齊齊復盟於洮而位始定是為襄王三年帶以諸戎入寇秦晉伐之王以戎難致討帶奔齊齊使仲孫湫入聘且言帶

事歸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弗名也十六年王以富辰言名帶歸京師帶通於狄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帶遂僭立以隗氏居於温十有七年晉侯次於陽樊以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取帶殺之於隰城

臣等謹按襄王為太子時偪於母弟之寵賴諸侯盟首止而位乃定及惠王崩猶懼不得立復盟諸侯於洮而後即位蓋繼體若是之難也夫惠王果

有意叔帶固當內斷於衷畀以嗣位不待欲廢太子始謀立之設以太子鄭可繼宗祧雖母后偏寵豈宜輕易覲其廢棄曾不旋踵知建立太子徒循具文也儲位至重既不審慎於前又欲移易於後是躬啟後世以爭端所以襄王即位歷十餘年而其亂未已也齊立襄而桓公霸晉殺帶而文公復霸徒使天王廢立政由諸侯主柄焉得不移國勢焉得不替後之鑑古者可不知所懼乎

漢

惠帝

漢高帝為漢王時立子盈為太子即位後七年以定陶戚姬所生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徙為趙王初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已留趙王於長安欲廢太子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乃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上

居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未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時上破黥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因名戚姬指示四人者曰吾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知羣心皆不附趙王

乃不易太子明年帝崩太子盈即位是為惠帝元年冬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名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迎入宮自挾與趙王飲食起居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酖殺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名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

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趙王後謚隱王

臣等謹按漢高以布衣取天下不再傳而諸呂禍作宗社幾危良由惠帝仁弱無靖亂才也第高祖為漢王時早立子盈為太子名分已定胡可輕易且呂后與起事諸臣始終保護如周昌張良叔孫通之輩皆抗詞力爭雖高祖偏寵戚姬欲立趙王如意而卒不可得也史記商山四皓之說

御批通鑑輯覽謂其事不足深信且引杜牧詩四皓安
劉是滅劉以為詠古引而未發蓋高祖稱知人其
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數十年之後乃如
覩火豈有不知巳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
器帝蓋早巳見及故欲易之
御製詩屢詠其事向使高祖不亟亟於建儲之舉於諸
子中徐擇賢而立之則亦必無屢欲易儲之事乃
始則拘於元嗣之建繼復狃於羣議之爭儲位一

定黨與漸成母后專權遂不可制

御批謂當日設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禍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大哉

聖言盱衡往事精確不易以高祖雄才大略不能弭亂於未萌建儲之弊可不戒哉

太子榮 梁王附

景帝四年立栗姬子榮為皇太子館陶公主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怨怒不許公主欲與王夫人子膠東王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耶并廢太子為臨江王太傅竇嬰等力爭之不得栗姬亦以恚恨死於是詔立王夫人為皇后膠

東王徹為皇太子中二年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梁
王武竇太后少子也有寵於帝方上未立太子時王來
朝上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又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警蹕寵
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計說王求為漢嗣會太子
榮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
席舉身曰諾罷酒名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
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袁盎力爭之太后議

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
捕勝詭勝詭匿王後宫内史韓安國泣諫令勝詭自殺
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
等還至霸昌廏悉燒梁獄辭帝使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
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斧質
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梁王歸國意忽忽

不樂以中六年卒後三年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武帝

臣等謹按建儲重事景帝不慎之於始輒意為廢置子榮為太子初無失德特以宮闈私隙譖慝交乘廢黜不終死於詔獄良由明立太子傾側之徒逞其讒搆冀國本動揺因以為利人主不加深察墮其術中誤矣梁王以介弟之親晏語從容許以傳位厥後僭恣日萌求為漢嗣不得遂聽羊勝公孫詭之言刺殺大臣陰圖洩忿迨梁獄已具帝猶

不忍加誅罪歸臣下雖太后偏愛少子亦帝啟寵

兆釁釀成其失也曩非梁王歸國即以憂死他日

亂端曷有底乎

御批通鑑輯覽謂景帝以傳位為戲言致王妄生覬覦

即剪桐之誤亦不可比類所以罪景帝而誡後世

者深矣

戾太子據

武帝元狩元年立子據為皇太子初衛夫人生子據立

為后據始生上喜為立禖及冠就宫上為立博望苑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産男進號史皇孫太子既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屬大將軍衛青諭以無他意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太子甞謁后移日乃出黄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微伺太子過輒増加白之上甞少不平使融名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黙然及太子至上

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上偶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體因是不平時江充用事充與太子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左右皆為蠱道呪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掘地上使案道侯韓說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

子在太子名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諷太子矯制收充等治之且謂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說疑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宫白后發中廏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宫衛卒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蘇以亡歸甘泉

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詔收后璽綬后自殺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訟其枉歡帝亟罷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帝稍解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貴履給之事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距戶自經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吏民以巫蠱相告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悲之太子有遺孫名病已史皇孫子後即位為孝宣帝追謚太子為戾太子史良娣為戾夫人並改塟焉

臣等謹案戾太子初生武帝為之立禖寵愛備至

及長宜慎選師傅輔以道義乃不數歲立為太子任其延攬賓客招接異端曾無正人為之匡救奚恠其材能之不類也迨夫憸壬摘釁訪黷頻聞常融已敗露於前猶復輕聽江充譖言恣其傾擠遂至巫蠱獄興事連宮掖太子不思負罪引慝顧從石德之計矯制稱戈跡同叛逆兵敗身亡貽笑萬世雖太子愚闇自速厥辜亦帝建儲不慎實階之厲也夫知子宜莫若父武帝不知太子之不才而

遽立之既立矣不擇人而輔導之及宵小離間多方讒毁陷於罪戾復不察其情而善處之轉因壺

關三老田千秋之言始知感悟何見之晚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江充餂覦武帝易儲之萌故乘機竊發壺關三老知武帝有畧悔之意故上書辯寃兾太子復位居其首功田千秋所稱白頭翁之言尤屬荒誕

聖人持論洞鑒隱微然則建立儲位小人必藉以為揣

摩傾陷之資雖英察如武帝者亦為所惑骨肉之間不能相保百世後可以憬然悟矣

## 東漢

### 東海王彊

東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子彊為皇太子母郭氏為后十七年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郅鄆說其辭位以奉母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載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而立東海王陽

為太子二十八年王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所上章宣示公卿復以魯靈光殿猶存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山陽王荆詐為大鴻臚郭況書與王言其無罪而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起兵舉大事王得書惶怖執其使上之是年冬歸國後以永平元年薨謚恭王

臣等謹按光武中興首立子彊不聞稍有過惡乃以郭后寵衰遭廢致彊慼慼不安屢陳避位雖光武遲回再四卒有改封東海之事然則即位之初建立太子僅屬虛文迨陰后有子即彊不自請豈能久於其位乎幸子彊始終退讓得以自全否則山陽王荆一書售其詐偽有不交相猜忌者乎若子彊者可謂善處危疑之際惜乎光武立與廢兩失之矣

三國吳

廢太子和

吳孫權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權特愛霸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權乃命分宮别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霸丞相陸遜非之寄終阿附霸輕為交搆時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偏將軍朱績不納於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王夫人有

隙會權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
不自安數譖毀太子權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
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
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
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怒夫人憂死太子寵日衰霸
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上疏屢諫權不悅
太子太傅吾粲請出霸鎮夏口令楊竺等不得在京師
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與竺共譖之權怒誅粲數遣使

責問遜遜憤恚卒初潘夫人有寵於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霸結黨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者歷年乃幽太子和驃騎朱據諫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首自縛詣闕請和權見惡之各杖一百放之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殺竺寄等尋亦賜據死赤烏十三年立子亮為太子明年立潘夫人為后權頗悟和之無罪欲召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等

固爭乃止立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權殂亮即位先是
太傅諸葛恪有徙都之意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後恪被
誅孫峻收和印綬遣使賜和死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
子德謙俊何撫育之皆賴以全

臣等謹按太子與藩臣禮秩至異權寵愛魯王霸
令與太子和同宮又以羣臣之言為之別置僚屬
其預立儲位奚為者霸陰有覬幸之心故外結朝
臣以圖自固及王夫人被譖憂死太子寵衰而霸

黨復競譖之吁可畏矣特是權既鍾愛霸何以必預立和後知霸圖害其兄賜霸死矣何又廢和而立亮觀其擇儲立嗣以母妃之寵為廢置宗祏重計何視猶奕碁也權殂亮立而和復以蜚語被誅非以曾為太子之故致不相容乎然則權之始終熒惑不能庇其兩子實當日建儲之失耳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一

#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二

## 晉

### 惠帝

晉武帝泰始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衷武帝第二子也是為惠帝母楊后納妃賈氏武帝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時朝臣咸知太子不堪親政事瓘侍

晏凌雲臺陽醉跪武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武帝意悟盡名東宮大小官屬為設晏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語泓便好為我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太熙元年四月即皇帝位立賈妃為皇后初和嶠嘗言于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

及是嶠入朝賈后使惠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事先帝曽有是言言之不効國之福也帝為人戅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時天下荒饉民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昏蒙皆此類賈后專制天下凶暴日甚與趙粲賈午等專為姦謀誣害太子遹永康元年趙王倫等率兵入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殺之永寧元年倫自稱皇帝遷惠帝于金墉

城號曰太上皇齊王冏成都王頴起兵討倫擊敗之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光熙元年十一月帝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

臣等謹案晉惠為太子時朝廷皆知其弗堪主鬯即武帝亦豈未見及此若衛瓘和嶠諸臣危言隱諷足資納牖乃開悟稍萌旋復蒙蔽卒之昏庸繼統忝棄朝綱悍后乘之恣行威虐馴致八王搆釁骨肉相殘尋其亂源舉由于此蓋泰始建儲之初

未能慎重厥後怠荒寖見惑溺益深雖欲追悔而不可得史稱武帝末年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意又以非賈氏所出慮其終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久而不定謂非始謀之咎乎跡其流禍所極太子既忝守文皇孫復遭毒陷一舉兩失莫挽淪胥非朝夕之故已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以晉惠騃劣武帝畢見而先事不斷實

釀成之

聖訓煌煌洵垂千古烔戒若孝武立德宗為太子幼而
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

御批云晉惠取鑒不遠乃狃于立長立嫡而昧于為天
下得人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葢仰見

睿論之深切而著明矣

愍懷太子遹

晉惠帝永熙元年立子遹為太子遹惠帝長子也幼聰
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宫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

太子時年五歲牽武帝裾入闇中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武帝奇之常對廷臣稱適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太子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嘗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戯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密敕黄門閹宦進諛于太子曰殿下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

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不納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為憂每規太子修德進善遠于誇譏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氊中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初賈后母廣城君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

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之謐怨因譖太子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給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乃宣揚太子之短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

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
惠帝不豫名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
舞以惠帝命賜酒棗逼飲之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
若禱神之文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
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
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
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内主顧成當
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彪

也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惠
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徧示
之曰遹書如此令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司空張華
僕射裴頠以為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
喪亂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
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
是日太子遊元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
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與妃王氏及三子虨臧尚皆

幽於金墉城殺謝淑媛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示公卿更幽太子於許昌宫之别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篤為

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在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遥

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
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
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寔未食恐不堪又未見陛下飲此
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
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
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
有一小婢持書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
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

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與常從督許超甞給事東宮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宫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不如先謀之秀言於倫倫深納焉計既定秀說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事賈

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禍耳後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乃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三月矯詔使黄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小坊中絶不與食宫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逼以

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厠虐以藥杵椎殺之年二十三及
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册復太子謚曰愍懐
臣等謹案愍懐太子之禍成於賈后之凶險兆於
惠帝之惽愚而原其始則武帝實有以啓之愍懐
幼而聦慧早識大體為武帝所愛重明知惠帝之
弗克負荷以愍懐故幸得不廢然以賈后之凶悍
惠帝之受制與日姦謀詿害衆惡彰著而武帝不
能炳燭幾先防閑有家以致禍延似續傾覆洪基

欲為貽厥之謀而適以害之謀之不臧亦可鑒已
厥後永康泰安之間臨淮王臧立為太孫則見殺
於趙王倫清河王覃立為太子則一廢再廢而見
殺於太傅越史稱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畏小
忍而忘大孝以致承華非命與晉室相終始雖云
天命其亦人事歟

宋

元凶劭 濬附

宋文帝元嘉六年立子劭為太子劭文帝長子也文帝即位生劭時猶在諒闇故秘之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劍側帝不悅初命之曰劍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立為皇太子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文帝必從之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二十七年文帝將北伐

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帝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由是與江徐不平帝時務本業勸課耕桑使宫内皆蠶欲以風勵天下吳興女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帝託云善蠶求名入許之道育既入主與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帝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咒詛晝夜

不輟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勔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黄門陳慶國並預巫蠱事劭補天興為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沈懷遠為妾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帝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詰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盡是奴耶下人欲嫁者又置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其

形容粗健便無隊副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䳇已嫁懐
遠矣劬懼馳書告濬濬答書曰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
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
此姥由來持兩端難可懸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
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
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摠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
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
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為名

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懐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巫蠱事往來惟有二人今天興既死懼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帝帝大驚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又得所埋玉人於宮内命有司窮治其事詰責劭濬惟陳謝而已帝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

以自隨或出止民人張吽家帝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親睹劭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初文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與羽林相等至有實甲萬人三十年三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帝曰京口民張吽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帝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帝惋駭欲廢劭賜濬

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帝欲立建平王宏徐湛之勸立隨王誕江湛勸立南平王鑠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也文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文帝默然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

慮有竊聽者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之帝以謀告妃妃告濬濬馳報劭乃謀為逆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心腹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夜詐為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召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劭流涕告以將行大事因起徧拜之衆驚愕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

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謂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至劭使登車辭不上乃殺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其夜帝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俱落遂弑之并殺湛之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時濬在西州府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

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江湛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蕭斌為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及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事乃收殺之夏四月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南譙王義宣隨王誕及諸方鎮皆應之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義

軍至新亭劭使蕭斌等率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克而魯秀斂軍遽止為柳元景等所乘大敗劭走還臺城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是為孝武帝五月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栅以露車為樓城中沸亂將吏皆逾城出奔蕭斌聞大航不守令所統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斬之諸軍遂克臺城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縛劭馬

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道育匿於劭所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妻殷氏賜死濬率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復投劭濬尸首於江汙瀦劭所居齋張超之聞兵入走至合殿故基止於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道育鸚鵡並鞭殺焚尸揚灰於江同逆皆伏誅

臣等謹案宋文帝十九男逆劭最長濬次之又次

則為孝武史言劭始生袁后使馳白帝此兒形貌
異常不可舉欲即殺之帝狼狽至殿戶外禁止是
其梟獍性成初生時已可見徽知著不僅簪帽之
墮名刀之文足怵然動戒也乃立為太子所欲必
從益置東宮兵萬人令與羽林相埒既忽先幾之
警復養助亂之萌迨與濬共為巫蠱惡逆已彰猶
止加詰責未忍明正其罪且謂劭雖失道未必遽
亡社稷依違晳惑欲無禍患其可得乎至將行廢

黜之事不思取鑒前車凶慝未除而先謀建立朝臣若徐湛之輩各顧其私人持一議屏語連夕輾轉狐疑又以其謀告之濬母遂致宮甲驟興為千古未有之奇變所謂噬臍何及者矣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以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密自釀毒禍洵履霜堅冰之

明訓歟

南齊

武帝

齊高帝建元元年立子賾為太子賾高帝長子也是為武帝宋昇明三年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是歲齊主稱皇帝立為皇太子在東宮時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内外莫敢有言司空諮議蕭伯玉素為高帝親厚密以啓聞上大怒初豫章王嶷素有寵以賾長嫡故立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

狀使以太子令收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高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曰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陛下往東宫解之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敕往東宫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宫召諸王宴飲太子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東宫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

愈見親信權動朝右太子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高帝名與密謀太子益疑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尋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誅之

臣等謹案齊武於昇明之世贊襄創業肇建丕基時值沈攸之搆亂未得朝廷處分以中流可待敵即據溢口為戰守備高帝聞之喜曰真我子也迨立為太子事多專斷頗違制度左右僭侈物議寖

彰高帝幾有易儲之意以故景真顯戮崇祖密謀人主之赫怒難回而太子之危疑滋甚賴王敬則委曲匡救力為維挽得以自全是武帝之為太子獲免動揺者適有天幸未可為法而可為鑒也洎乎永明踐阼始立太子太子繼立太孫文惠早即薨逝而太孫嗣統以後鬱林海陵廢弑接踵固由武帝付託非人自貽伊戚而覬覦之漸釁毒之萌非即於册立時階之厲乎

梁

昭明太子統

梁武帝天監元年立子統為皇太子統武帝長子立時年幼仍居於内拜東宫宫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始出居東宫太子生而聰敏五歲能遍誦五經性仁愛自出宫恒思戀不樂武帝知之令五日一朝每留永福省或三五日乃還宫及加元服武帝使省録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糾劾斷獄多所全宥寛

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摧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出宫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者賑之母丁貴嬪有疾朝夕侍側衣不解帶及薨水漿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既塟母有道士云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鵞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宫監鮑邈之魏雅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魏雅為太子厭禱帝遣

檢掘果得鵞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唯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寢疾恐貽武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卒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長子歡武帝欲立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乃立晉安王綱為太子是為簡文帝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宏正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顧殿下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綱不能從尋武帝以人言不息封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

王詧為岳陽王皆大郡以慰其心後鮑邈之坐事法不至死簡文帝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

臣等謹按昭明毓德青宫早彰淑問性成孝謹質藴冲和㛮剖析於朝章傾芳華於文翰可謂賢而才者矣乃聽方士之言為厭禱之事以致宵人搆釁未由自明青蠅之謗有由白璧之瑕莫掩良因地處嫌疑故讒間易入也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昭明讀書好古不以戾太子事為鑒

誠貽明有以自取斯實古今不易之

定論矣至於晉安繼嗣立長之後以次立賢理非不順

特以沿循舊制明示中外使朝野曉曉屬意嫡孫

又封統諸子以慰衆心所以啓人言之紛競而兆

主柄之凌夷者豈非泥古立儲所由致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二